第一章

闻名于世的步兵上将

埃里希·鲁登道夫奋斗一生也没有当上元帅，最高军衔是陆军上将，但他在德国和世界的知名度却与其军衔大不相符，甚至远远超出某些元帅。这不仅是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因作战有功而名噪一时，以及战争后期在德国统帅部占据独特的位置，成为战争的实际指挥者，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本虽仅 8 万字、但却影响深远的军事名著——《总体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自幼投身行伍，青年初露锋芒

1865 年 4 月 9 日，鲁登道夫生于波森（现波兰城市波兹南）附近的克鲁谢尼亚的一个庄园。他的父亲出生在波美拉尼亚的一个船东和商人家庭，是瑞典人的后裔，曾经营几个庄园，像许多农场主一样到80 年代便宣告破产。这种没落的地主阶层对其旧日辉煌的留恋和对所处社会的怨恨，在年轻的鲁登道夫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其母出生于普鲁士军事贵族家庭。鲁登道夫有 5 个姐妹，他是家中的惟一男孩。年幼的鲁登道夫对其父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工作室里悬挂的战争纪念品——一把军刀、一枚旧式机枪子弹弹壳和弗里德里希大帝半身塑像。幼年的鲁登道夫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幻想，但并没有想到从军。但是，早年曾当过预备役军官并参加过普法战争的父亲，却希望把儿子培养成一名威武和富有的军官。于是，鲁登道夫自 12 岁便先后被送入普伦和柏林附近的格罗斯－利希特费尔德军校学生团受训。

刻板艰苦的军校生活和严厉粗暴的教育，并没有使年少的鲁登道夫感到乏味和恐惧，相反，他不但很快适应了这种生活，而且如鱼得水，应付自如，在一切方面都超过了他的同辈，表现出一副生就从戎

当官的料。学习中，他酷爱数学，法语的成绩也相当好。鲁登道夫自幼孤僻倔犟，自主性极强，在军事上除了对老毛奇和施利芬崇拜得五体投地之外，拒绝接受任何人的影响。5 年后，鲁登道夫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882 年 4 月 14 日，17 岁的鲁登道夫被任命为少尉军官，而 5 年后在填写委任状时，却由于他表现出众将任命日期提前一年，因此他实际上自 16 岁就已是一名军官，把他的同龄战友们都抛在了后面。但是，鲁登道夫要成为一名炮兵军官的愿望没有实现，却被分配到韦瑟尔第 8 步兵团任新兵征募官。5 年后，他到柏林军体学校工作一年半，遂先后被调到威廉港和基尔港的海军陆战队。虽然他对这一兵种并不感兴趣，但能作为一名在当时享有优越感的海军陆战队军官，仍对上司对他的器重表露出几分自豪，而且通过到德国各地，特别是丹麦、瑞典、英国等地的航行，使他对许多国家及其人民的特性，尤其是对海洋对国家贸易和殖民地的重大意义有了深切了解。1890 年 3 月，鲁登道夫晋升为中尉。

为能在军队中更快更好地发展，鲁登道夫早在韦瑟尔的时候就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历史和战史。在海军陆战队期间他又扩展了学习领域。1890 年夏，他通过了柏林军事学院的录取考试，这是一所任何想成为高级军官的人必修的高等军事学府。同年 10 月，鲁登道夫进入柏林军事学院。在此，他学习了包

括地理、历史、测量、筑城学、战术、战史、军事医学等多方面知识，这对他以后在军事指挥和军事理论上的建树有很大影响。在 1893 年夏举行的毕业旅行训练中，学院战史、战术教员、曾应邀到日本做战术教官的梅克尔将军对鲁登道夫的评价是：“头脑清晰，学识丰满，能力很强，仪态端庄”（转引自鲁登道夫：《我的军事生涯》，29 页）并建议他到总参谋部工作。1893 年鲁登道夫由军事学院毕业，获上尉军衔，被分配到野战炮兵和轻骑兵任职。同年冬，鲁登道夫获准到俄国旅行学习数月，他借此机会进一步提高了他在军事学院学到的俄语，甚至还通过了俄语口译考试。

回国后，鲁登道夫被借调到德国陆军最高指挥机构的柏林大总参谋部俄国处工作。该处工作领域涉及中国、日本等 15 个东方国家，但却不包括俄国。在他上任后仅两个月，当他的上司外出参加旅行训练期间，中、日关系骤然紧张。鲁登道夫对中、日可能爆发的战争独自撰写了一份备忘录。指出，日本将轻而易举地战胜中国。然而，该处处长对这位中尉军官得出的结论感到莫名其妙，但总参谋长施利芬将军却站在鲁登道夫一边。不久，中、日战争爆发，战争结果证实了鲁登道夫的判断。为此，鲁登道夫于 1895 年春晋升为上尉，并最终被调到总参谋部任职。

1896 年 3 月 19 日，他作为总参谋部军官被派往马格德堡第 4 军、自 1902 年到波森第 5 军工作，共历时 8 年,主要在军参谋部第 1 处工作。该处负责管理部队训练场、组织休假人员训练、参谋部旅行训练、军的演习等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工作是军的战时动员。此外，在此期间他还曾先后在托伦和格洛高担任连长和师参谋部参谋。这 8 年紧张的部队工作使他受益匪浅，不但了解了部队的实际，而且熟悉了总参谋部勤务在部队的应用。1901 年，鲁登道夫晋升为少校。

1904 年 4 月,39 岁的鲁登道夫回柏林总参谋部工作，任展开处第 1 科科长;1908 年升任该处处长，动员时任作战处处长。展开处的地位随着局势的紧张日渐提高，其工作所涉及的范围几乎涵盖了陆军的所有领域，主要包括平时和战时军队的编制、装备、训练以及制定战时的展开计划等，这使他对军队的组织体制和技术问题有了进一步了解，能力有了更大提高。在此期间，曾有一年半的时间担任军事学院教师，讲授战术和战史课。1907 年晋升为中校。1911 年晋升为上校。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紧张，鲁登道夫作为展开处处长对德国在未来战争中的前途深感忧虑。他认为德军的数量不足，难成大器。他曾多次建议军队要扩编，但均被战争部和国会以财政紧张为由拒绝。1912 年 12 月 21 日,鲁登道夫再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指出，敌国在军队数量上已占优势，德国的当务之急是新组建 3 个军,并将每年征召的新兵数量提高到 15 万人。然而，他的大胆直言却招致上司的不悦，一个月后，鲁登道夫以正常调动为由被调出总参谋部。与鲁登道夫关系密切的小毛奇，极力推荐鲁登道夫到战争部任职。在推荐信中，称鲁登道夫“是一个目光远大、性格坚定、决断迅速和勤奋执着的人”。遭拒绝后,鲁登道夫遂于 1913 年 1 月 27 日到杜塞尔多夫任步兵团团长。一年后，即 1914 年 4 月 22 日鲁登道夫晋升为少将，同时调任施特拉斯堡第 85 步兵旅旅长。

二、作战功绩卓著,大胆革新战术

1918 年 7 月 28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鲁登道夫遂被派往西线任第 2 集团军司令部军需长（相当于副参谋长),在奇袭攻占吕蒂希(今比利时的列日）的战斗中起了决定作用，从而崭露头角。列日是比利时花费 25 年时间建成的坚固要塞，筑有 12 座炮台,由 3 万人、400 门火炮防守。这一要塞是德国通过比利时进攻法国的必经之路。 8 月 5 日夜,德军以 3.3 万人、124 门火炮，对要塞发起攻击，但未获成功,德军第 14 旅旅长被击毙。随后,鲁登道夫当机立断，亲自指挥，再次发起攻击，并在两座炮台中

间打开一条通路。随后，鲁登道夫一面派遣使者说降比军，一面利用飞船对列日进行轰炸。同时，还组织一支化装成英军的特遣队遣入列日，企图暗杀比军司令。在上述行动均未见成效后，鲁登道夫前调 600 门大炮和兵力，利用正面轰击和小部队穿插迂回相结合的战法，对比军展开猛烈攻击，迫使当面比军弃城西撤。8 月 7 日，鲁登道夫便率军攻入该市，俘虏了市长和主教。为继续扫清列日炮台中的比军，德军将兵力增至 10 万，并调来由 36 匹马牵引的 420 毫米的巨型榴弹炮以及 305毫米火炮。在德军炮火猛烈轰击下,比军 12 座炮台相继被摧毁。此役是德军在西线边境战斗中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为德军的西进扫除了一个巨大障碍，鲁登道夫也因此获得德国的最高军事勋章——功勋十字章，并赢得当时任德国总参谋长的小毛奇的高度赞赏。由于鲁登道夫的出众表现，1914 年 8 月 21 日调任东线第 8 集团军参谋长，以拯救东线垂危的局势。兴登堡为该集团军司令。次日，鲁登道夫收到总参谋长小毛奇的信，信中写道：“您将接受一项新的、也许比攻占吕蒂希还要艰巨的任务……我再也找不出一位像您一样使我无比信赖的人了。或许您还能拯救东方的局势。”不久，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分别升任东线德军总司令和参谋长。

鲁登道夫对施利芬的军事思想,尤其是其‘坎尼

战”思想推崇倍至，悉心学习，并在实践中尽力加以运用。1914 年 8 月，在鲁登道夫和兴登堡的合作指挥下，德军在东普鲁士的坦嫩贝格和马祖里湖附近，运用施利芬的“坎尼战”思想，以合围作战取得以弱胜强的重大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德国将主力投入西线，仅将少量兵力部署在东普鲁士以牵制俄军。为支援西线法军作战，俄军以 2 个集团军进攻东普鲁士，企图由南北两翼围歼东普鲁士的德国第 8 集团军，占领东普鲁士，继而向西推进。俄军第 1 集团军于 1914 年 8 月 17 日首先从北面发起进攻，在古姆宾年(今古谢夫)将当面德军第 8 集团军击溃。德军第 8 集团军司令遂命令部队向维斯瓦河以西撤退。8 月 22 日，德第 8 集团军司令和参谋长被免职，分别由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担任。为避免与后方的联系被南面的俄军第 2 集团军切断，鲁登道夫决定，不顾背后遭俄军第 1 集团军攻击的巨大危险，集中兵力首先对付俄第 2 集团军。

俄军第 2 集团军（10 个步兵师，3 个骑兵师，共 19.1 万人，612 门火炮和 384 挺机枪）于 8 月 20 日发动进攻。由于俄军第 1 集团军未能果断地对退却的德军实施追击，使德军得以利用铁路运输，迅速集中兵力（12 个师，15.3 万人，728 门火炮和 296 挺机枪），于 8 月 26 日对俄军第 2 集团军发起反攻，并从

西南面的吉尔根堡和北面的比朔夫斯堡对俄军第 2 集团军实施两翼合围。德军通过无线电窃听,掌握了俄军的动向和企图，德军右翼遂于 8 月 27 日在乌斯达乌将俄第 2 集团军左翼击退。接着,在奈登堡东部切断俄军右翼与后方的联系后，继续向维伦贝格推进，左翼推进到奥尔特斯堡附近，中央兵力经阿伦施泰因向南推进,于 8 月 28 日在坦嫩贝格附近将俄第 13、15 军和第 23 军第 2 师从三面合围。8 月 30 日，坦嫩贝格合围战结束，歼灭俄军 12 万人(亡 3 万人，俘 9.3 万人），缴获大批重型武器装备，俄第 2 集团军司令萨姆索诺夫于 8 月 29 日自杀。

在德军仅以损失 1.2 万人的代价歼灭了俄军第 2 集团军主力 12 万人之后，德军又调转身来对付俄第 1 集团军。9 月初，德军经调整部署后，于 9 月 7 日集中兵力向俄军第 1 集团军发起强大攻势。经 2 天激战，德军主力对位于马祖里湖地区的俄军左翼实施包围，企图使俄军重蹈坦嫩贝格会战的覆辙。9 月 9 日夜，俄军开始撤退。11 日,德军攻占了俄军第 1 集团军的所在地因斯特堡，未能达成合围俄军主力的企图，但还是取得了以伤亡 1 万人的代价歼灭俄军 11 万人的重大胜利，至 9 月 15 日将全部俄军逐出东普鲁士。此役被称为“马祖里湖会战”。

鲁登道夫将坦嫩贝格会战吹嘘为“世界战争史上最煊赫的会战之一”，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也因此被

神化，在德国成了被崇拜的偶像。虽然这场会战并未改变整个战争的结局，但应当说它是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次会战中比较成功的一次，是最能代表德军合围歼敌思想的一个战例。

为适应作战的需要，鲁登道夫在西线对军队的编制体制和作战方法做了许多改革和创新。首先，他设立了集团军群司令部，作为最高统帅部与集团军司令部之间的协调机构。其次，他根据施利芬关于对机动的论述，创造了一种新的防御战术——机动防御战术，并写进了于 1916 年颁布的新的防御会战战斗条令。新条令不再主张死守阵地，而是允许部队向有利的第二道阵地转移。条令指出：“防御者不应固守一地，而应在其作战地域内机动作战，即根据需要实施突击或规避。”这样，防御作战就摆脱了前沿战壕的束缚，为实施大范围的纵深防御创造了前提，也减少了人员的损失。正是根据这一思想， 1917 年西线德军面对优势之敌，为防止被协约国军队围歼，鲁登道夫下令将军队由努瓦荣突出部主动后撤 40 公里，至加固后的齐格菲阵地。这不仅使协约国原定在努瓦荣突出部合围德军的计划落空，而且处于劣势的德军由于有坚固的齐格菲阵地作依托和掩护，挫败了协约国的 4 月攻势，使法、英军队遭受重大损失。为适应机动防御作战的需要，鲁登道夫还将师为独立的战术单位，并将其划分为‘阵地师’和‘突击

师”，同时为步兵师配备足够的机枪和一名炮兵指挥官，从而使师属炮兵实现了统一指挥。鲁登道夫对大战中的炮兵作用十分重视，将炮兵作为与步兵并列的兵种加以使用。他还积极发现在作战第一线部队的成功战术，在全军加以推广。

三、执掌军事大权，实施总体战争

1916 年 8 月 29 日，兴登堡就任德军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同时任最高统帅部第一总军需长（相当于副总参谋长，负责作战。第二总军需长负责后勤），从而组成了一次大战中德国的第三届最高统帅部，鲁登道夫则成为德军中仅次于兴登堡的第二号人物和战争的实际指挥者。兴登堡与鲁登道夫是自大战爆发至大战终结一直作为正副手的老搭档。从表面看，兴登堡不论从资历上还是军衔上都在鲁登道夫之上，但在实际运作中鲁登道夫却是主导。在《总体战》一书中鲁登道夫就写道“：实际在东线指挥作战的首脑是参谋长，而不是总司令，作战行动也体现了参谋长的意志。”在另一本书中，他还写道“：在思考、行动和决心方面，我完全独立于冯·兴登堡将军。我没有听凭他作过任何决断。他只是对某一指令表示首肯。……我没有接受过他的任何影响，而只是向他通报一下我采取的认为正确的决心。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我想要做的，他都同意。”

大战开始后不久，早已蕴藏在德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即以德国宰相为首的政治集团与德国总参谋部为首的军事集团的矛盾日渐加深。随着战争的延续，军方势力开始在国内起主导作用，并于 1917 年 7 月迫使宰相贝特曼 -霍尔韦格辞职，其继任者也不得不被迫接受鲁登道夫的路线。鲁登道夫以兴登堡的名义执掌军事大权，在国内实行军事专政，严格限制集会结社，限制新闻自由，动用武力镇压工人罢工，动员全国力量为战争服务。为使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军事化，德国实行了“战时经济”体制。为应付英国经济封锁给国内造成的困难和压力，1916 年 12 月 5 日，鲁登道夫制定了以兴登堡名字命名的“兴登堡计划”。该计划要求至 1917 年春，德国工业要将弹药产量翻一番，机枪和火炮产量翻二番，汽车和飞机的产量也要有大幅度增加。为此，在战争部下成立了“战争局”，将全国工业统归军事当局领导，动员全部经济力量为战争服务。作为这一计划的补充，还同时制定了“辅助勤务法”，即全国义务劳动法，用以调节劳动力的供应，并作为调节生产与消费措施的补充。这一法规实际上是军事领导人和工会结成联盟，实行一种成年人的强制劳动制度，来满足军事当局增加兵员和战争物资的需要。法规规定，所有未服兵役的 17 岁至 60 岁的男人，都被看作

辅助勤务人员，受战争部的管辖，均须到兵工厂或军事设施服役。对劳资纠纷实行强制性仲裁制度，各工厂建立起工人委员会，协助义务劳动法的实施。通过这一计划的实施，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被纳入战争轨道，完全军事化了。尽管到 1917 年“兴登堡计划”并没有完全兑现，但军备物资和武器弹药的生产仍有很大提高。譬如，机枪的月产量由原来的 800 挺提高到 1.4 万挺；大炮的月产量由 1914 年的 15 门提高到 2000 门；多种新型火炮的研制也取得突破性的成绩。

鲁登道夫在执掌军事指挥大权的同时，还把手伸向政界，使当时的帝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按照最高统帅部的指挥棒行事，甚至连德皇威廉二世在许多问题上也对其采取妥协态度，以致出现“鲁登道夫独裁”的说法。在决定和实施“无限制潜艇战”，在迫使帝国宰相霍尔韦格退位，以及在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的停战谈判等事件上，鲁登道夫都起了关键作用。这种从经济到政治、从军队到全民、从物质到精神，全部纳入战争轨道并由军事当局即最高统帅部统一领导局面的形成，是鲁登道夫“总体战”思想的具体化，也是他“总体战”思想的一次尝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再次采用了这一思想，只不过准备得更充分，涉及的领域和范围更广、更深，对待人民和敌对国家更野蛮、更残酷。

四、投身政治活动，专事著书立说

1918 年，由鲁登道夫策划的最后的孤注一掷的作战行动，在西线惨遭失败。一直反对和谈的鲁登道夫，此时不顾任何人的反对，执意要立即停战，要求从所有占领的西部领土上撤退。为同协约国谋求和解以及平息国内人民的不满，同年 10 月 26 日鲁登道夫被德皇解职。11 月 9 日，德皇也被迫退位，流亡荷兰。为逃避战败的罪责，鲁登道夫于 1919 年 11 月 16 日化装逃往瑞典避难。1920 年 2 月，鲁登道夫返回德国。他对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深恶痛绝，于 1920 年 3 月参加了旨在推翻共和国、重建君主政体的卡普暴动。

1923 年 10 月，鲁登道夫与哲学博士马蒂尔德·冯·凯姆尼兹女士相识。凯姆尼兹是一个有名的政治活动家，参加了当时的妇女运动和反马克思主义组织“祖国联盟”的政治活动，出版过多部哲学和有关女权运动的著作。凯姆尼兹在第一次对这位昔日的军队统帅的访问中，与鲁登道夫谈得十分投机，她的许多观点使鲁登道夫大受启发，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鲁登道夫曾在一本书中写道：“我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并被冯·凯姆尼兹博士阐述的事实打动了。”在《总体战》一书中，鲁登道夫还写道：“在她的

著作中，她以其精辟的哲学见地给我们以启迪。”凯姆尼兹认为，要想焕发德国民族的精神，重振德国的威风，关键不仅仅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而是在思想即信仰。她主张必须将德国特有的宗教意识与种族遗产相结合，形成一种为全民族向往的信仰，从而达到民族的精神团结。凯姆尼兹的这一思想对鲁登道夫的政治活动和后期的著作影响极深，成了他的生活指针,这在《总体战》中也有多处反映。两个人的志同道合,终于导致 1926 年的结合。

1923 年 11 月 9 日，鲁登道夫参加希特勒的暴动并被捕，后在军官团和法庭的庇护下被宣告无罪释放。1924～1928 年，为纳粹党国会议员，并于 1925 年被提名作为纳粹党候选人参加帝国总理竞选，结果只获得 1.1% 的选票。1926 年，鲁登道夫脱离纳粹党，自己建立了一个民族主义和反宗教的“坦嫩贝格联盟”，与他的第二个妻子凯姆尼兹一起，继续从事反对所谓“超国家势力”即耶稣教徒、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

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鲁登道夫还根据自己的生活和战争经历，撰写了多部军事理论著作、军事回忆录以及其他政论性著作，阐述他的军事理论、政治思想和世界观。鲁登道夫是一个多产作家，从一次大战后的 1919 年至他去世的 1937 年的 18 年时间里，撰写了十四五部著作，平均一年多就出版一部。

他的第一部影响较大的著作是《我对 1914～1918 年战争的回忆》（1919），接着他又出版了《最高统帅部文献集》、《战争与政治》、《近 150 年的战争》、《世界大战威胁着德国》、《我的军事生涯》、《总体战》，《在通往统帅圣殿的道路上》，以及《坦嫩贝格》、《战争中的违命》、《受世界大战审判的‘低贱的’战史》等著作。其中以他在 1935 年出版的《总体战》一书最具代表性，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印刷发行 10 万余册，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此外，他还写了多部政论性著作，如《揭穿共济会的秘密，宣告共济会的灭亡》、《耶稣会势力的秘密及其结局》、《马蒂尔德·鲁登道夫——她的著作和活动》。

1937 年 12 月 20 日，鲁登道夫在慕尼黑南部的图青去世，终年 72 岁。

第二章

“总体战争”理论是人类战争形态转变的客观反映

总体战是目前一种通用的译法,但并不是最佳译法,如果译为‘ 总体战争 ’似乎更好。因为它可以使人们更准确地将其理解为一种战争形态，而不会误解为一种作战方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